

## 马王堆帛书《要》篇校读

曹菁菁

《要》篇属于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帛书《易》的传文部分。《易》的经文1984年就已经公布<sup>①</sup>,但是易传部分除了于豪亮先生作了简要的介绍之外<sup>②</sup>,一直在整理中,没有公布。1988年韩仲民先生披露了《要》篇的部分内容<sup>③</sup>,而《要》篇较为完整的释文则于1993年由陈松长、廖名春发表<sup>④</sup>。此后不久,日本的池田知久也发表了他对《要》篇的释文<sup>⑤</sup>,此后,廖名春又先后发表了《帛书释〈要〉》和《帛书〈要〉释文》<sup>⑥</sup>,对释文作了一些修正。池田知久也发表了《马王堆汉墓帛书周易〈要〉篇的思想》对释文作了一些修正<sup>⑦</sup>。

张政烺先生是当年马王堆帛书整理小组的负责人之一,他对《易传》有一份考释研究的文稿,当时由于种种原因没有发表。张先生故后,该文稿终于公布于众<sup>⑧</sup>。本文主要将张先生的《要》释文、廖名春的《帛书〈要〉释文》以及池田知久的《马王堆汉墓帛书周易〈要〉篇的思想》的释文进行比较,考证异文,并就《要》的思想特点谈谈自己的看法。

①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:《马王堆〈六十四卦〉释文》,《文物》1984年第3期。

②于豪亮:《帛书〈周易〉》,《文物》1984年第3期。

③韩仲民:《帛书〈系辞〉浅说》,《孔子研究》1988年第4期。

④陈松长、廖名春:《帛书〈要〉简说》,《道家文化研究》第3辑,1993年。

⑤池田知久:《马王堆汉墓帛书周易〈要〉篇研究》,《东洋文化研究所纪要》第123册,1994年。

⑥廖名春:《帛书释〈要〉》,《中国文化》第十期,1994年。廖名春:《帛书〈要〉释文》,《国际易学研究》第一辑,华夏出版社,1995年。

⑦池田知久:《马王堆汉墓帛书周易〈要〉篇的思想》,《东洋文化研究所纪要》第126册,1995年。

⑧张政烺:《马王堆帛书〈周易〉经传校读》,中华书局,2008年。此书影印了张先生全部书稿并收录了张先生当年所用的帛书《周易》照片。又,张政烺著、李零等整理《张政烺论易丛稿》(中华书局,2010年)下编为张先生手稿的整理稿,并加有案语,便于利用。

## 一、异文校勘

张先生、廖名春和池田知久三位学者的释文主体部分大致相当,只有少数地方存在差别。下面简要说明一下三篇释文中异文的情况。

### 第一行

张:……………焉。察天之道,天之□德□□也。地……………

廖:……………肴有……………

池田:……………德之□也。地……………

案:虽然对于第一行的释文有异,但三位学者都认为第一、二两行的内容大致相当于今本《系辞下》“易之为书也广大悉备”一章<sup>①</sup>。帛书照片《易之义》末行后缀有两个残片,上面的字迹可辨认的有“察天之道天之□”和“德□□也地”。显然,张先生把这两片缀连拼在了第一行,而池田只把第二片残片拼在了第一行。这两片残片在廖名春 1995 年公布的《易之义》释文里并没有出现<sup>②</sup>。根据今本《系辞下》相似内容的辞例,张先生的拼接结果更科学。

### 第六行至第七行

张:6……………□命者也。易……德则……………

……………

7.明,而甚不……………行其义,长其虑,修其……君子安□……………易  
矣。若夫祝巫

廖:6……………至命者也。易……………

……………

7.明而甚……………行其义,长其虑,修其……………易  
矣。若夫祝巫

池田:6……………至命者也。易……德则……………

……………

7.明而甚不……………行其义,长其虑,修其……………  
易矣。若夫祝巫

案:“命”字前面一字,从照片上看只存有一半的字迹,是否释为“至”还可以再讨论。张先生的释文比廖、池田两位的释文每行分别多出了“德则”、“君子安□”若干个字。查检帛书照片,在六、七行上正有一个小残片右行为“□德则”,左行是“君子安□”(安下一字,存上半部分,与“不”字上半部分一致)。同时,照片在第八行“不能知易”和第九行“忘危存不忘亡”上面拼接

①廖名春:《帛书释〈要〉》,《中国文化》第 10 期,1994 年。池田知久:《马王堆汉墓帛书周易〈要〉篇研究》,《东洋文化研究所纪要》,第 123 册,1994 年。

②廖名春:《帛书〈易之义〉释文》,《国际易学研究》第一辑,华夏出版社,1995 年。

了一小残片,其上右行为“此□”,左行有“亡□”两字,不能确释,然字形与“君子安不”无涉。但张先生的释文并没有采纳这种拼接方式,而是在第八行“不能知易”前补上了“无德则”,在第九行“忘危存不忘亡”上补上了“君子安不”。由此可见,张先生似乎在此处补上了一个与第六、七行上的残片一样的残片。然而我们查检了照片,并没有发现两片这样的残片。张先生很可能把此残片使用了两次。由于八、九行的内容见于今本《系辞下》,我们最好把这个残片补在第八、九行上。综上所述,廖、池田两位对六、七行的释文比较可取。

#### 第十一行

张:天地困,万物润。

廖:天地晙,万物润。

池田:天地困,万物润。

案:照片上此字作“𠂔”,显然为“困”而非“晙”。廖氏的释文不妥。张先生认为,这句话出自今本《系辞下》的“天地絪縕”,帛书“困”是“因”字之误,而且脱了“縕”字。这个解释比较合理,也符合文字规律。

#### 第十三行

张:前𦍋而至者,弗𦍋而巧也。

廖:前羊而至者,弗羊而巧也。

池田:前羊而至者,弗羊而巧也。

案:张先生释“𦍋”的字在照片上写作“𦍋”,廖、池田都隶定此字为“羊”,廖训为“祥”<sup>①</sup>。“羊”在马王堆竹帛中一般写作“𦍋”或者“𦍋”,只有一例写作“𦍋”,见于《十大经》,原文是“𦍋於鬼神”。但从文义上讲,此处也可读为“逆”<sup>②</sup>。帛书中,“羊”和“𦍋”作偏旁时都可以写作“𦍋”,如,“祥”写作“𦍋”,“逆”写作“𦍋”。而且“逆”也写作从“羊”的字形,如“𦍋”、“𦍋”。所以释读“𦍋”、“羊”时,会出现混同的情况。但从帛书的情况来看,作为单字的“𦍋”、“羊”,应当还是分别的,“𦍋”当释为“𦍋”较好。

#### 第十四行

张:察其要者,不𦍋其辞。

廖:察其要者,不𦍋其福。

池田:察其要者,不𦍋其杂。

案:张先生释为“辞”的字有残,写作“𦍋”。马王堆简帛中,“辞”写作“𦍋”,“福”写作“𦍋”,“杂”写作“𦍋”。只有“辞”的写法与这个残字相

<sup>①</sup>廖名春:《帛书释〈要〉》,《中国文化》第10期,1994年。

<sup>②</sup>陈松长:《马王堆简帛文字编》,文物出版社,2001年。

符,故当释为“辞”。

第十四行

张:尤于

廖:必于

池田:必于

案:张先生释为“尤”的字原文作“𠂇”,正是尤字。马王堆简帛中,“必”写作“𠂇”、“𠂇”,与此字不同。廖、池田的释文不妥。

第十五行

张:柔者使知图。

廖:柔者使知刚。

池田:柔者使知图。

案:张、池田释为“图”的字原文作“圖”,而“刚”写作“剛”,两字字形迥异,廖释有误。

第十六行

张:吾百占而才当。

廖:吾百占而七十当。

池田:吾百占而干当。

案:张先生释为“才”的字原文作“十”,与“才”的写法相同。池田释为“干”,误。廖释为“七十”。严格来说,“七十”是合文,当有合文符号“=”,然原字下无。而且数字合文在马王堆简帛中也很罕见,虽然廖的说法在文义理解上很直接,但文字上的证据还是稍薄弱了一些,备此待考。

第十八行

张:向之而来也

廖:向之而未也

池田:向之而未也

案:马王堆帛书中,“未”作“未”、“来”作“来”,两者字形十分相近,区别的关键在于,“未”的上面两横两端向上翘起;“来”上面的一横一般持平,下面是向下撇的两笔组成的一横。张先生释为“来”的这个字作“来”。从字形上看,很难确切说是哪个字。但是从上下文义上看,“未”较为合理。

第二十二行

张:故要之以上下。

廖:故为之以上下。

池田:故要之以上下。

案:张、池田释“要”对,廖释“为”误。

### 第二十三行

张:五正(政)之事不足以产之。

廖:五正(政)之事不足以至之。

池田:五正(政)之事不足以堇之。

案:张先生释为“产”的字原文残,作“𠂔”。马王堆简帛中,“堇”作“堇”,“至”作“至”,“产”作“𠂔”。原文与“产”的字形最为吻合,宜释为“产”。

## 二、篇义探读

《要》是一篇独立成篇、有篇题有分章的传。在其分章上,学术界有不同的意见。由于后面的两章,分章符号十分清楚,所以分歧都在第一行到第十二行的分章上。池田知久把这一段分成了6章,而李学勤先生把这一段至少分作两部分。其实,《要》篇的开头残缺很厉害,我们不妨把《要》分为三大部分,第一部分,从开头至12行“此之谓也”,这一部分的主要内容见于今本《系辞下》;第二部分,从“夫子老而好易”至18行“祝巫卜筮其后乎”;第三部分,从“孔子籀易”至文末<sup>①</sup>。其内容大致如下:

### 第一章

第一行至第三行,其内容相当于《系辞下》第十章。主要在论述“易之道”,在作文之人看来,吉凶之变的根本是天地之道,天地之道的标准在于“德”。

第三行至第八行,残缺严重,其内容不见于今本《系辞下》,也不见于其他古籍。第7行有“行其义,长其虑,修其……”的文辞,与《荀子·王霸》中“汤武非取天下也,修其道,行其义,兴天下之同利,除天下之同害,而天下归之也”文辞相近。帛书中的这几句话应该也是在强调“道”、“义”的决定性意义。

第九行至第十二行,除去多有假借字以及个别异文之外,所记内容与《系辞下》第五章后半部分一致。

由此可见,今本《系辞》的部分内容最晚在汉初就已经有成型的素材了。

### 第二章

这部分内容不见于传世文献,最为重要。其内容主要是子贡与孔子的问答,主题在于孔子对自己老而好《易》的解释。孔子老而好《易》并为《易》作传的说法自汉以来颇为流行,然自疑古思潮兴起以来,这个说法遭多方质疑。很多学者都认为,孔子与易传无关。而记载孔子直接评论《易》的《要》篇之发现,又一次引发了学者的争论。

<sup>①</sup>关于《要》篇的全文释文,可参考张政烺著、李零等整理:《张政烺论易丛稿》,中华书局,2010年,第239-251页。

这段内容从辞气上讲,与《论语》基本一致。我们认为这一段文字的来源应当较早,很可能是孔门弟子的追记。《论语·述而》记录孔子之语云:“加我数年,五十以学《易》,可以无大过矣。”司马迁《史记·孔子世家》也云:“孔子晚而喜《易》,序彖、系、象、说卦、文言。读《易》,韦编三绝。曰:‘假我数年,若是,我于《易》则彬彬矣’。”可见,孔子确实对《易》产生过极大的兴趣。

《要》篇的第二部分,对孔子“晚而好易”有了更详细的描述,反映了孔子对《易》的态度。对孔子老年时候的“好易”,子贡提出质疑:老师您以前教导我们说“德行亡者,神灵之趋,智谋远者,卜筮之繁”,只有无德无智的人才相信鬼神占卜的那一套,我深以为然,可是现在您老人家怎么喜欢读《易》这种占卜书了呢?孔子对此作出回答,他说,君子言行有规矩,是因为不违背“德”。《尚书》也多有错误的地方,《易》也有说的对的地方;而且《易》还有很多古代的言辞。我好《易》并不是肯定它的占卜用法。子贡反诘道:您以前说过,君子应当“逊正而行义”,做事要名正言顺,现在您喜爱《易》的文辞,却不认同它的用处,这样算是君子的作为吗?孔子于是从自己对易、卜筮、道、德等方面的认识进行了辩白。首先,孔子强调了《易》的社会功用,它可以“刚者使之惧,柔者使之刚,愚人为而不妄,俭人为而去诈”,在孔子看来,《易》颇有“中庸”之德。然后,孔子又指出了《易》的文献价值。孔子认为《易》与文王有关,研习《易》可以知道孔子自己的偶像——文王——事商纣的情况和心理。至于卜筮本身,孔子强调了自己不相信的态度。孔子认为,卜筮只不过是“从其多者而已”的一种概率游戏,对于孔子来说,他是“后其卜祝,观其德义”。他提出了《易》的三个层次:赞、数、德;即分别指卦爻辞、卦象及其数理(含天文历法)、形而上的哲学含义。只知道附会卦爻辞而不懂卦象及数理的人,只能算是装神弄鬼的巫;只了解卦象而不懂得它所包涵、映射的形而上哲学意义的,只能算作史。史巫的卜筮“向之而未也,好之而非也”,不懂得《易》的宗旨与哲学内涵,根本不算真正地了解《易》。孔子说,自己是“求其德”,研究的是《易》反映的哲学思想,而不是卜筮本身。于是孔子最后评价自己道:“吾与史巫同途而殊归者也。”

从孔子的辩白来看,他仍然坚持了自己本来“不语怪力乱神”的思想,即对鬼神敬而远之,且不相信卜筮之类的事。但是,对于古代的典籍,他仍然保持着浓厚的兴趣,即使是当时被当作占卜之书的《易》,孔子也能看到它的文献价值,并从中研究古代的哲学思想。这与《论语》所体现的孔子形象也是相合的。

### 第三章

这部分记载的内容以孔子读《损》、《益》二卦有感为引子,强调了《易》的价值在于它包含着天地变化的普适哲理。其实《淮南子·人间训》、《说苑·敬慎》都有孔子叹《损》、《益》二卦的记载。其中《淮南子》的记载比较简单:

孔子读《易》至《损》、《益》,未尝不愤然而叹,曰:“益损者,其王者之事与!”事或欲以利之,适足以害之,或欲害之,乃反以利之。利害之反,祸福之门户,不可不察也。

主要强调了福祸相依,利害相返,主观意愿与现实结果多有反差的哲学观点。

《说苑·敬慎》的记载,则是以孔子与子夏之间的对话展开的:

孔子读《易》,至于《损》《益》则喟然而叹。子夏避席而问曰:夫子何为叹?孔子曰:夫自损者益,自益者缺,吾是以叹也。子夏曰:然则学者不可以益乎?孔子曰:否。天之道成者未尝得久也。夫学者以虚受之,故曰得。苟不知持满则天下之善言不得入其耳矣。昔尧履天子之位,犹允恭以持之,虚静以待下,故百载以逾盛,迄今而益章。昆吾自臧而满意,穷高而不衰,故当时而亏败,迄今而逾恶。是非损益之征与?吾故曰:谦也者,致恭以存其位者也。夫丰明而动,故能大。苟大则亏矣。吾戒之。故曰天下之善言不得入其耳矣。日中则昃,月盈则食。天地盈虚,与时消息,是以圣人不敢当盛。升舆而遇三人则下,二人则轼,调其盈虚,故能长久也。子夏曰:善。请终身诵之。

这段文字虽然文句较长,但是文章主旨与《淮南子》的记载相近,只不过把损、益的矛盾转化关系阐发为盈亏之间或虚满之间的矛盾转化。其中对于“虚静”思想的强调和对“示弱”的推崇,显然是受到老庄思想的浸染,这一文本应当有后人特别是黄老学说之人的改造。

帛书这部分的内容,也记录了孔子感叹《损》、《益》二卦所体现出的矛盾转化之道。但与《说苑》不同的是,其所阐发的方向并非“虚静”、“示弱”,而是用“损”、“益”两卦对应节气气候的变化来说明盈亏的转化。其基本阐述如下:

“益”卦所代表的时间是春夏之交的时候,正是万物繁盛生长的时候;而“损”卦则代表了秋冬之交的时候,万物凋零,寒冬将至。然而,“益”卦的卦象,是始吉而终凶,“损”卦的卦象则是始凶而终吉。因为节气之相连注定“益”的繁荣之后将会一片凋零,而“损”的肃杀之后也能迎来万物复苏。“损”、“益”之间相互对立转化的关系是很重要的哲理,“足以观天地之变”作出了最后总结:明白了损益相承的人,就不会被外界一时的忧喜所影响。不必去占卜,也知道世事的吉凶变化,这种状态才是“易道”。

显然,《要》篇此处对于“损”、“益”的论述,是为了用实例说明《易》中含有普适的哲理。它的目的在于强调:虽然《易》用“阴阳”、“柔刚”、“八卦”等抽象的术语、概念以及卦象来推演吉凶,但是,这些表象背后所包含的哲理却是带有普适性质的,值得学习和研究。

《要》与今本《系辞》的紧密联系,及其对于孔子的记载,引发了学术界对于《要》篇源流的讨论。王葆玟、陈鼓应认为帛书本《易传》是比较早的本子,而今本形成较晚。今本《系辞》的这些内容是后人把《易之义》、《要》打散之后塞进原本《系辞》的痕迹<sup>①</sup>。

<sup>①</sup>王葆玟:《从马王堆帛书看〈系辞〉与老子学派的关系》,《道家文化研究》第1辑,上海古籍出版社,1992年。陈鼓应:《马王堆出土帛书〈系辞〉为现存最早的道家传本》,《哲学研究》1993年第2期。

另外一些学者则不同意这个观点,他们认为,帛书本易传并不比今本易传更早,实际上,帛书本是在今本的材料基础上编成的。廖名春认为,《要》篇并不是一篇专题论文,而是一种资料汇编,一种重要易学文献的摘录<sup>①</sup>。李学勤则提出了另外一种假设:由于秦火,楚地的《系辞》散乱了,当时的人整理未能恢复原状,把散简若干章节和其他若干材料编到一起,成了《易之义》和《要》篇<sup>②</sup>。廖、李二位学者的推测显然引发了另一个问题,即《要》篇的编纂到底是刻意为了表达某种思想而重新编排的,还是无意地资料的汇集。

我们认为,在讨论《要》篇形成的问题之前,需要明确它与今本《系辞》的区别。虽然两者都属于汉代阐释《周易》的系统,但是仍有文本源流的不同。仅仅因为帛书本比较早,就把它作为今本《系辞》的祖本,是缺乏足够证据的。

帛书《要》是汉代早期黄老学说盛行之时,在长沙国地区出现的《易》的一种注释本,这个本子无疑有较早的来源。而且《要》篇中这三章内容的排列绝对不是没有逻辑关系的,第一章总述德、道重于卜筮,又从几条爻辞出发阐述了君子之为道;第二章,用孔子和子贡的对话,阐明了卜筮本身并不是被关注的重点,重点是“达乎德”;第三章则以孔子叹《损》、《益》二卦为例,指出《易》囊括了天地人道的变化,明白了《易》之道,便可“得一而群毕”。显然,第二章和第三章是对第一章观点的阐述。三个章节从一般到特殊,从总论到分论,绝对不是无意义的摘要拼接。编纂者又把这部分题名为《要》,强调儒家学《易》,是学《易》之德与道,即哲学思想,而不是学习卜筮的功夫,这正说明了儒家传《易》的根本原则,篇题与内容相得益彰。因此我们认为,《要》的形成恐怕不是由于资料散乱而作的无奈的汇编,而是对学《易》的宗旨和方向进行了说明。

除了“大衍之数”一章之外,今本《系辞》的全部内容都分布在帛书《系辞》、《易之义》和《要》中,文辞相当,其材料不像有严重的散乱。而帛书的易经部分,六十四卦的排列与今本不同,自有其一套编排方式。因此,帛书本的《易传》很可能像帛书本《易经》一样,与今本有相同的材料来源,但是出于表达不同易学流派的思想的需要,采用了另一种编排方式。而《要》篇在当时的这种编排当中,显然是作为儒家某学派传《易》的一个关键思想而得以成篇的。

我们今天再做研究,应当跳出今本《易传》的限制,把《要》篇,甚至整个帛书《周易》都当做一个独立的版本来看待,关注它的学术史、思想史价值,不要在文本上与今本强做版本源流的联系。

作者单位:北京大学中文系、国家图书馆

①廖名春:《论帛书〈系辞〉与今本〈系辞〉的关系》,《道家文化研究》第3辑,上海古籍出版社,1993年。

②李学勤:《帛书〈周易〉的几点研究》,《文物》,1994年第1期。